

額前的蛇

文◎吳鈞堯

1.

它被創造出來以後，就成為祂。

祂，一尊高挺威武的風獅爺，佇立廟口、村前、宅後，或者沙石四起的沙路上。沙路光禿禿的，大風過後，不留一點塵沙，它們是太乾淨了，一如荒年，只剩下一層又黃又硬的地衣。

祂是怎麼被創造出的，祂自己也搞不清楚。祂一度懷疑乩童是祂的父。乩童初一、十五，或者想到任何疑難雜症，都會到祂跟前膜拜盤桓。祂檢視乩童跟自己。祂們長得不同，也沒有任何一個父親，會在兒子面前恭敬參拜的。祂摸索自己的身體，那裡還潛藏著祂還不是神的原始狀態。

那時候，祂還是它們：幾塊石頭、泥巴、磚頭跟幾擔的糯米。野狗沒事往祂身上撒尿拉屎，叨來骨頭，刨開日後將成為祂身體的砂石，藏進去。有隻凶狠的野犬則叨來一隻雞。雞還沒死。雞後來死了，也沒閤上眼，彷彿知道葬身處就要翻造為神，眼半閉、姿態柔和，如婦人低首垂眼祈禱。

雞、狗、貓，輪流來到砂石作怪。頑童站上沙堆高處，排排站，黃橙色的尿液噴出時冒著熱氣，落到沙堆後，迅速溫降、死冷。祂再摸索自己。並不是全部的沙石跟石頭，都變成巍巍矗立風沙中的風獅爺。祂的一部分，被砌成一堵牆，攔住一群豬。再一部分鋪在牛槽，什麼事都不需要做，只是等待牛大便，從高空、像黑色隕石冒著熱氣，墜落。

祂能想到部分自己的種種前生，是因為祂已經成為神。

乩童持香，從廟裡走到祂跟前，插進祂跟前的香爐。乩童頂禮燃香後，挨在祂旁邊，手肘靠在祂肩上，當祂是人、是朋友、是夥伴，而不是神。日落天際，飛鳥歸陰，牠們的起落漸次成為夜侵的訊息。落風爆，一閃閃，彷彿雷電隱形，劈打著廟前方、祂的右邊，一株低矮的相思樹。樹，像偷了供桌餐果的賊，被逮住懲罰，橫躺哀鳴。狂風中的樹，鳥群無法棲息，一抖抖，飛入溝壑。炊煙從逸飛的鳥群底下升了上來，迅速被吹散。煙囪底下，屋簷錯落，大地黃澄澄的，像跟夕陽的金彩光芒，爭競誰更枯、誰更黃；誰，更像荒年？

乩童輕拍祂的背。祂精神一振，蹲獅步，雙掌平推，猛吸大氣。祂走進跟風長期對抗的戰爭中。

2.

風獅爺知道乩童只是曾經的父親，更因為祂能看到乩童看不到的地方、以及時間。

暮色低，飛鳥棲，弦月醉黃，綠油油草地卻從祂腳跟往左、向右、趨南、趕北，四野蔓延。千百匹馬或奔或立，嚼草、飲水，獵戶頭戴斗笠，揮鋤頭疏通水道，或翻曬乾草，儲備糧草。一人率眾，驅馬奔馳。獵戶停下工作，遙遙作揖。那是陳淵，唐貞元十三年、西元七九七年，奉聖旨，率領蔡、許、翁、李、張、黃、王、呂、劉、洪、林、蕭等十二姓，赴金門牧馬。

風獅爺看見千年前的陳淵，難道陳淵是祂的父親？

麗日天好，花蝶翻飛，陳淵問獵戶開墾順利否？獵戶穿短衫，卸斗笠，抬頭回話。獵戶黑，猶如一截黯沉的枯枝，卻從枯枝的底部冒出一條蛇。蛇吐信，蛇牙尖銳、蛇信駭然。那是獵戶前額蛇的紋飾，獵戶說，他在十二歲紋下蛇紋，再也不怕任何毒蛇。他十六歲時，跟一條巨大、黝黑的毒蛇在樹林中對峙，蛇尾巴盤捲如圓，上半身弓起，吐舌挑釁。蛇是族人尊敬的神，族人勒令，必須敬蛇遠蛇。當時，他為打一隻野兔，尋覓入林，越走路越荒，但沒有一條荒路足以擋卻他的步伐。直到「神」出現。

十六歲的獵戶渾身發抖，背冒冷汗，族人要他們敬蛇、遠蛇，絕不可傷害。蛇弓身，足有兩尺高，獵戶卻覺得蛇是兩丈、三丈高。獵戶顫慄發抖，蛇的眼睛如山溝深處的細縫，如掰開細縫往前走，將越走越黑，越走越找不到歸途。對峙沒多久，獵戶頭暈心悸，幾乎昏倒。他想起額前的紋飾，他把蛇的紋飾當作另一副眼睛，他默默跟眼前的毒蛇說，您是我們的神，神不會傷害祂的子民。獵戶支持不住，跪倒在地，閉上眼、抬高臉，出示他的額頭，給一條蛇嗅聞辨識。獵戶再次睜開眼睛，是聽見蛇身滑過枯葉的摩擦聲越走越遠以後。蛇擺首，翻落草叢後的山坡，一陣詭異的窸窣從山坡中傳了出來，響聲從粗而細，獵戶的呼吸卻由細而粗，最後鼓起一口氣，奔出樹林。

樹林外，卻有人跟他說，蛇只是蛇啊，只有人才能變成「神」。

那是陳淵跟他說的話。現在他騎白馬，腰繫長劍，姿態威武，停在他跟前，問他開墾狀況。獵戶點頭說，都很順利。然而，陳淵污辱族人的神，他後來奔入山林，不為獵殺野兔跟山豬，違背祖訓，抓了幾條蛇。那時候，陳淵率領部屬，剛剛抵達仙洲（金門舊名），運來馬、羊、騾馬，說是朝廷為了西北戰事，闢仙洲為牧馬場。官兵帶弓荷劍，兵威侵人。雙乳山、昔果山、後垵一帶，本來林木蒼鬱，是授獵的好去處，陳淵差遣部署跟民力，剷除樹木，闢為牧場。獵戶站在雙乳山上，望見陳淵來回奔馳，樹倒了、林衰了，他彷彿聽見蛇神的哭泣。他抓了毒蛇，摸黑貼近陳淵營帳，放毒蛇時，跟蛇說，帳內的人逼得你們走投無路，咬他、咬死他。獵戶再到馬房放蛇，摸黑回村。

獵戶睡不安穩，天未亮就醒轉，又挨了一會，再回到雙乳山，藉山勢的掩護觀看牧場動靜。牧場上散落尚未清空的樹枝、矮藤，薄霧起，陳淵營帳藏在雪白的蒼茫中，獵戶知道，陳淵將如眼前霧，不久後，太陽高昇，就要蒸發殆盡。到那個時候，林木恢復原來的荒野，蛇進駐，鳥跟兔紛紛逐窩尋巢，時間回到往昔光景，獵戶將在兒子十二歲，在他額頭紋一條蛇。獵戶等許久，等到失去耐性，不禁想直趨營帳，看陳淵跟他的部屬流血身亡。

獵戶繼續等。終於，營帳有了動靜，有人吹熄帳內的燭光，掀開帳門，走出來。陳淵沒事。陳淵把門整個打開。他站在門外，像等待什麼物事。不久，帳門爬出一條蛇、兩蛇蛇、三條蛇。蛇爬往草叢，翻過山溝，迅速消失。陳淵的部屬急急地從馬房走過來。獵戶想，就算咬不死陳淵，總也咬死幾匹馬了。陳淵趕去馬房時，卻見部屬卻用刀拎著幾條蛇，蛇垂掛刀身，眼看是死絕了。獵戶料是陳淵部屬殺了蛇，潛到他們丟棄蛇屍的溝壑，才發覺蛇身粉爛，竟是被馬踩斃。

獵戶愕然，隔一夜故計重施，第二天竟又一個樣。陳淵不疑有他，部屬卻懷疑其中有鬼。第三天，天比往常來得更暗、更黑，獵戶手持麻袋，拐進村落後邊少人行動的小徑，他打定一個主意，再除不掉陳淵，他就尾隨早已遷居的他派族人，渡海過閩，回到武夷山山澗老家。那裡蛇多，各種的蛇，也就是各式的神，將保佑族

人平安豐收。他行到途中，卻被陳淵部屬跟蹤，見他行動鬼祟，三、五人群起而上，團團圍住，逮了他。獵戶被帶進營帳，部屬跟陳淵報說，都是這個人搞的鬼，獵戶不否認、也沒承認。部屬扯走獵戶繫在腰間的麻袋，大聲吶說蛇都在麻袋裡。抖開麻袋，卻只有一隻野鳥。陳淵一看，鬆一口氣，部屬則顯得失望，獵戶卻大感驚愕。麻袋沒破，五條蛇從何而走？野鳥是他塞進麻袋獻給群神的，鳥身猶留蛇咬嚙的痕跡，卻蛇呢？

陳淵部屬失望之後，轉為惱怒，喝聲你這土人，蛇呢？獵戶一臉惶恐。陳淵說別胡亂冤枉人，敕令屬下快快放了。獵戶走出營帳，往來路走。天黑路難辨，獵戶擦亮火石，用盡眼力尋找失去的蛇。一條蛇盤旋在一顆大青石上，待他走近就徐徐爬走。獵戶沒除掉陳淵，卻也沒渡海而去，他想起陳淵初來時，曾經提到的，蛇只是蛇啊。獵戶後來願意被陳淵所用，因為他想知道營帳內，有什麼樣的神。

唐代李氏王朝以老子為先祖，道教興旺。道教起源於民間的巫鬼信仰和神仙思想，追求天地間的道和體現人現在的德，陳淵營帳裡，掛著老子騎青牛的畫像。陳淵說，只有人才可以成為神，老子有德，故成為神，蛇沒有德，何以為神？

3.

陳淵有德，所以為神。陳淵的恩澤在開墾金門，廣佈教化，金門居民稱陳淵為「恩主公」。風獅爺這才明白，為何會看見陳淵初履金門的情景。因為那是金門開拓的開始，然而更可能的是，難道陳淵是祂的父？

風獅爺幻化的歷史，驚動廟裡的神。陳淵立在風獅爺身後，愣愣瞧著。千年前往事，陳淵看著，彷彿刻正發生，卻忘了獵戶叫什麼名字。風獅爺知道神來了，快活地奔跳兩圈，甩動兩腮肥嘟嘟的肉塊，短短的尾巴搖啊搖。祂堂堂一尊英挺的風獅爺，卻學狗樣，初時有些羞愧，轉念想，像狗又如何，狗也可以成神啊，再說，眼前的神，極可能是祂的父，兒子跟父親撒嬌，有什麼不對？

陳淵無視祂的示好，喃喃地說他到底叫什麼名字呢？重現的歷史幻象跟自己，都近在眼前，成神的陳淵卻不能開口問，只能巴望著凡人的陳淵給祂答案。陳淵望著千百年前的陳淵，罵、急，都不是。陳淵大嘆一聲，竟忘了我是神哪，做法施術，回到剛到達仙洲，視察獵戶村落的事。一個畫面映了出來。那是獵戶抬起頭，露出祂惡狠狠的額前蛇，咬牙切齒報了名字：厲歸。陳淵跟風獅爺一聽，都如釋重負。

風獅爺被故事吸引，繼而聯想，厲歸恐怕跟祂的身世有關，忙問厲歸後來怎麼了？祂像渴聽故事的孩子，頻頻催問後來發生的事。召喚了厲歸這名字以後，陳淵就熟悉故事的後來，陳淵說，蛇沒有德，何以為「神」？只有人，才能變成「神」。陳淵介紹高掛營帳的老子跟青牛。老子，春秋時人，書《道德經》作育天下，智慧萬千不可臆測，相傳儒家至聖孔子亦前往問道。你知道《道德經》、孔子？厲歸搖頭，紋在額前的蛇跟著左右搖晃，似要掉落，卻始終沒有落下來。陳淵拍了一下自己額頭說，恍然大悟地說，你當然不會知道了。陳淵無意嘲笑厲歸，輕咳一聲掩飾不安，接著說人一生都戀棧生命哪，人只有執著，難得放下，卻不知放下後，可以成仙登天，老子在自知大命將末，騎青牛出函谷關，成仙去，這才是人一生最大的圓滿。

陳淵說完，不禁懊惱，他竟是遠離中土，在此跟一個蠻夷說起道來了？故土此刻又如何了呢？有誰還知他奉王命，預防將生未生的戰事，走千里、隔重海、落夷島，牧養群馬，以跟全國另四處牧馬場，形成合圍之勢，就近救急戰事。然而，戰爭沒有來，或者遺忘了這座牧馬場，不知道過了多久，連馬都識得他了，只要他在

場督導，馬群按照花色排排站好，百姓見狀駭然高呼，陳淵自己也覺得奇了。厲歸在日後聽聞這事蹟，便聳然心動。然而這一刻，卻還沒有來，厲歸只是陳淵帳下一個蠻夷。他們的關係是征服與被征服者，主子跟僕役，老師跟學生，傳教者與受教者。陳淵哀哀嘆氣、怏怏自嘲，我這是在幹什麼，跟一個土人說教？然而，眼前厲歸的一張臉卻放出四道光芒。兩道是人、再兩道是蛇。厲歸的一張臉竟似燃燒起來。

陳淵內心一凜，莫是土人也有道心、俠情？他隱下這些念頭，只做該做的事，在來歸降服的土人村落設學堂，勸牧養與農耕。厲歸是學堂年紀最長的學生。他是村裡的勇士，沒有人敢譏笑他，反而因為以身做法，猶豫該否把孩子送往學堂的父母，不再裹足怯進，學厲歸進學堂，座位漸次坐滿。厲歸學得認真，他立下志願，要讀懂陳淵營帳裡，老子畫像裡的每一個字。

讀懂畫像的字是厲歸識字的開始。他獲得陳淵允許，翻閱陳淵從中原帶來的書籍。厲歸二十來歲，卻是文字的幼童，孔、孟之學對他而言過於深奧難解，他找到一本專談得道成仙的小書，奇的是書裡載有他小時候曾去過的武夷山，最讓他驚訝的是太武山事蹟。「太武」一詞得自「太武夫人」，傳說她是閩越先祖，一生神秘，住在雲頂的山巔，吸收日月精華，繁衍子孫。太武夫人居住過的山，慣稱太武山，厲歸心裡打鼓，奔出營帳外，幾里外怪石嶙峋的高起之峰，不正是太武山？

仲春，薄霧掩形，山雲滑移，天光耀頂，活像仙人花座。隔天，厲歸沒上學堂，沒去牧馬，告假登山。太武山山勢陡峭，面向東面者林木蒼鬱，面西則石禿險峻。厲歸知是受風面不同，變更兩邊林相。厲歸拿斧頭、繩索，登向東邊。山麓人稀獸多，野兔、野貓、山豬等，常從左近受驚竄出。有多次，厲歸被獵物吸引，差些放斧擊殺，卻堅持心志，一心攀頂。路雖難，厲歸體格強健，兼以精神亢奮，沒花多少氣力。他站在足可坐臥數人的岩石，猜想太武夫人曾在此迎光吐納。他遙望西北。那該是武夷山所在了，閩地山多平地少，耕地不足，而有「八山一水一分田」之諺，厲歸先祖故而帶領部份族人東渡仙洲。

厲歸父親帶他上武夷山歸訪族人，途中，他曾見到許多人站在祭台，遙指高處洞口外一只船棺，議論紛紛，如今厲歸確定，那是仙人「武夷君」的墳塚。武夷君馴服老虎，為百姓除害，他死後，百姓為防老虎報復，懸葬在距離地面好幾丈高的崖壁。他親見武夷君事蹟，也相信太武夫人住過太武山。太武山不算大，卻不知是否藏有仙洞，通底無邊世界？厲歸想得入神。大風起，厲歸的衣襪被吹得狂舞，幾聲馬嘶從黃昏的光曦中吹了過來，他聽得真確，卻知馬群都在幾里之外。厲歸心裡一驚，太武山可眼觀四面、耳聽八方，難怪太武夫人擇在此地精修了。

天快暗，山麓難行，厲歸急忙下山。

4.

千年前往事，陳淵不忍再看，回歸廟中，安坐道體，就此沉寂，任風獅爺怎麼搖、怎麼叫，就是不理。少了陳淵，無損歷史繼續移動，但少了觀看的樂趣，何況，祂是一個「神」，卻更是一個「童」。

祂想閉上眼，忍住觀看的欲望，再和陳淵一起看，卻禁不住微微張開右眼；覺得心虛了，再悄悄換成左眼。祂忘了追索生父的謎底，才是閱讀這個故事的開端，也忘了是用左眼、還是右眼，看見後來的厲歸，以風大的荒野當背景，搬演他的故事。村落沉寂，卻是一齣沒有人觀看的戲。這卻也不是戲，是千年前被遺忘的經過。幾條狗從黑裡躍出，咆哮撲噬，撲空後落地，朝冥空狂吠。狗發現什麼了嗎？祂確

定狗看不見厲歸，卻可能感受到厲歸被召喚回來的蛛絲馬跡。

陳淵再次見到厲歸時，厲歸已化作冷青青的骷髏，他的部屬跟厲歸族人讓出一條路，短短幾丈，卻間隔陰陽。陳淵遲疑走過去，環顧左右。部屬說，厲歸家屬認出他的佩劍。厲歸的身上，只肋骨跟臂骨殘餘幾縷退色的布條，厲歸雙臂環抱著一支比人還高半個頭的松木，橫躺地上。陽光映照，骨骸留下短短的影子，風可從任何一個方向，洞穿他的骨骸。厲歸是這世界上，最無辜且空洞的人。族人撿妥厲歸骨骸，裝入麻袋，扛回村裡安葬，答謝陳淵派部屬協助搜尋。厲歸的族人始終想不明白，族裡的勇士竟爾自斃荒山。族人幾個月前稟報厲歸失蹤時，陳淵微微一驚，厲歸曾跟他求教得道成仙的法門，陳淵雖信奉道教，卻沒想過入大山、吸霞影，身體力行，練就丹田一點仙氣。面對厲歸求仙得道的探詢跟索秘，陳淵拿幾本道教書籍搪塞。不多時，厲歸竟然學畫符咒，一長串難懂難唸的咒語厲歸讀來滾熟無比，陳淵不禁起疑，厲歸真有道骨？

厲歸在村落畫符咒，稱其可消災解厄。族裡長老怒斥，那是中原人的玩意，他們的先祖是蛇。長老走近厲歸，手敲擊他的前額說，記住了，這才是你的祖先，你的神。厲歸表面上遵照長老指示，仍暗暗學習各種符咒跟法術，研讀典籍。前人留下許多成仙故事，他的先祖卻什麼也沒留下，只要他敬畏天地萬物，崇敬任何一條蛇。曾讓族人津津樂道、引為神蹟的蛇衣，卻是蛇成長必經的歷程。蛇脫了一層皮還是蛇，人脫了一層皮，卻為神。

厲歸琢磨成仙跟成蛇的信仰之際，傳來陳淵牧馬時，各式花色的馬排排圍攏的神蹟。自此，厲歸勤跑牧場，成為陳淵忠心的獵戶。牧場馬多，未必全額支應戰事，多餘的馬匹賣給馬販。陳淵買十送一，物美優惠，常見買家走動。但是，馬匹運過廈門，贈送的馬匹卻自行游泳過海，回返牧場。厲歸聽後大驚，再不猶豫，告別家人、族人，決意訪仙。

厲歸告誡長老跟家人，唯有找到族人真正的神，族人才得興旺。七、八名長老站作一排，臉枯槁、膚凝黑，每一個人的額前都紋著一條蛇。曾經兇猛威武的蛇形，隨長老衰竭的容貌而萎靡，他們想出言說話，喉嚨卻乾巴巴地湊不出來。他們從武夷山遷徙到仙洲，除了武夷山地貧，也跟闖入的強悍他族有關。他們從沒懷疑額前的蛇，卻也從沒想過蛇為他們帶來什麼，他們始終不敢承認，他們在逃。蛇還有自然賦予的鬼祟神秘，陰勇莫測，但崇敬蛇的人，卻遺失這些特質了。

長老排排站開，最後只能退縮，讓出一條路，任他走。他們放心的是，厲歸沒有走遠，還在仙洲，盤桓太武山，尋覓太武夫人。

風獅爺在千年後、厲歸的族人在千年前，看著厲歸跑向太武山。

祂跟厲歸的族人一樣，滿心期待厲歸得道成仙，給族人一個新的信仰，或者一條新的蛇。驀然，背後一聲嘆息，祂看得專心，嚇了一跳。嘆息者，卻是陳淵。祂說厲歸出發前，曾來營帳告別，不等祂細問，就走了。

厲歸後來怎麼樣了？祂問。陳淵反問，你以為我知道嗎？

陳淵不知道。陳淵只知結果，卻不曉得歷程。當時，陳淵還只是個人。

5.

孤單並不是敵人，不能判斷孤單中潛藏的機會，才是最大的危機。身為一個高明的獵人，厲歸必先守得住孤單。厲歸沒有秘笈，他只掌握一個字，「靜」。

厲歸在晨間安靜。

他能聽見不同的鳥，從疏密不等的樹枝上發出的聲音，然後判斷距離。他能聽到露水滑落葉尖，撞開一朵沉睡的花苞。他能聽見霧，一波一波的霧，有它們行走的律動。快的宛如馬蹄，慢的依稀牛步。他能聽見自己的腸子呱呱聲響。不是餓了，而是身體對自然的回應。

厲歸在午後安靜。

他能聽到影子鬼祟的移動。影子自以為鬼祟，其實卻堅篤厚實，無比凝重。他能聽見蟬聲大作中，蟬卻輕悄地移動身軀，走到樹幹的另一邊。蝴蝶飛得慢了，磷粉一顆一顆在晶瑩的光中映得青黃藍靛，草低著頭了，搖搖擺擺卻不敢睡。

厲歸在夜間安靜。

月亮初掛，塵間在靜寂中開始另一層騷動。青蛙鳴叫，左一隻、右一隻。蛇來了，沒有一隻蛙知道。少了一聲蛙鳴，也沒有一隻蛙知道。厲歸卻聽見了。蚊子怎麼在瞎飛中發現了他、用什麼樣的姿態叮咬他，厲歸看見、也聽見了。血，又怎麼吸入蚊子肚子，蚊子又如何飛走，這一切都沒了遮掩，清清楚楚。腸子叫了，這回真是餓了，厲歸聽見，卻只享受他的聽見，無心拿起他的箭跟弓，射下一隻兔、一隻鷹，甚至是一條蛇。

厲歸聽見……厲歸能聽見，太武夫人的聲音。他相信自己經歷的一切，過去太武夫人必也經歷了。當歷練完結以後，神，將以光示現，神會指示他，蛇的後裔該如何直起身子，不再扭動溜滑的身體。厲歸極有耐心地熬等神將降臨前，漫漫但巨大的孤單。厲歸在兩株比鄰的大樹中間，鑿了個洞穴，上頭輕蓋枝葉。厲歸混合了乾枯的跟濕潤的枝葉，只要他不動，就算太武夫人從這飄踏而過，也絕難發現。

孤單不是問題。厲歸有時候整天窩在洞穴，等待洞外的任何動靜。

安靜也不是問題。厲歸多數時候，是緩步的、輕聲的，如同蝸牛分泌滑液遊走，藉著輕緩遲慢，隱藏任何移動。他怕驚擾太武夫人修煉，更想藉此與太武夫人不期而遇。厲歸鬍子長了、頭髮亂了，他拿配刀割剪，他不能邊幅不修地跟神見面。厲歸瘦了，但只要沒病就好。最重要的是孤單跟安靜，都不是問題。

厲歸在一個深夜，奮力掰開他掩飾在洞穴外的葉子，他踏出去，不像蝸牛而像是狼。他撥開雜草跟枝椏，往上、往前、往距離月光最近的地方，衝。厲歸能靜，所以能聽。他能聽見人間的任何聲音，這一刻，恐怕他是聽見有不屬於人間的聲響，於是奮力踏上。儘管是走熟的路，且有月光照路，也不免昏暗，厲歸折了幾片腳指甲，血滲出肉縫。他早沒了鞋，但沒了鞋最好。厲歸衝。沒有人能在上坡時還能有這般猛烈的衝勢，他撞斷松枝，松枝卻插入他手臂。厲歸怕遲了，見不到太武夫人，不管傷勢，手腕一夾，松枝被截斷，厲歸拖著松枝跑。厲歸爬上峰頂平台，他該要看見太武夫人了吧？

不管是厲歸或風獅爺、或者陳淵，都同感失望。月光灑向平台，青冷無垠，沒有神、沒有蛇。峰頂下的林次、斷石，具皆清晰，但這些卻在厲歸眼裡逐漸模糊。厲歸開始喘，而且一喘就停不了。他覺得痛了。插入手臂的松枝足有一個人高，厲歸拔了出來，拿配刀胡亂砍。他大喊，為什麼你還不來，為什麼你不能當我的神？

厲歸喘急，咳了起來，如一隻貓折尾，如一條狗瘸腿。厲歸怒極，卻有一個明亮的聲音靠了過來。厲歸屏息時，再無任何聲響逃過他的雙耳。厲歸哈哈大笑，拿出配刀，當著半輪月亮，割除他的額頭皮。蛇在厲歸的前額，還想掙扎，但是厲歸瘦了，臉皮不若幾個月前飽滿堅實，厲歸抓了幾下，一把抓住滑溜溜、滾颼颼的蛇。刀刃切在厲歸的額，割在毒蛇的頭。血四濺，月光冷，紅淹漫，月光仍冷。平台上，

一層皮，是黑的、紅的，也是皺的。厲歸索性踢走它，他抬起血淋淋的額頭，大聲說，請降臨吧，我的神。

厲歸臨死前抱住插入他臂膀、後來又被他胡亂砍伐的松樹。沒有人曉得他是怎麼死的，沒有人知道他死前，太武夫人是否垂憐示現。厲歸的事蹟慢慢被遺忘。他的族人有遷居武夷者，多數則融入陳淵帶來的十二姓部屬。

族人安葬厲歸。陳淵前往村落關心厲歸後事時，族人正雕刻墓碑。他們生前在額前紋蛇，死後在碑前雕蛇。厲歸的墓碑沒有蛇，而刻上日、月紋圖。族人說，這是他們送給死者的夢，可帶領死者追求他生前的願望。

日、月紋圖仿自太極，卻擬人化了，一手抱月、一手抱日，猶如厲歸青冷的白骨，懷抱一支尚留針葉的松枝。